

<<双重生命，第二次机会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双重生命，第二次机会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3371570

10位ISBN编号：7563371575

出版时间：2008-01-01

出版时间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（美）因斯多夫

页数：229

译者：黄渊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双重生命，第二次机会>>

内容概要

《双重生命，第二次机会：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》是对基耶斯洛夫斯基创作生涯的一次梳理，并细读了他的所有重要作品，着力审视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作品主题、风格、道德上的一致性，让我们真正理解这位电影大师。

波兰裔艺术电影大师克日什托夫·基耶斯洛夫斯基被称为“借助影像的叙事思想家”，电影风格富于哲思、诗意和对人世的悲悯。

<<双重生命，第二次机会>>

作者简介

作者：(美)因斯多夫 译者：黄渊安内特因斯多夫，耶鲁大学博士，并曾在耶鲁大学教授电影史和电影批评课程。

现为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电影系教授，同时还是大学电影研究会的主任。

她的前两部著作《弗朗索瓦特吕弗》和《难以拭去的阴影电影与大屠杀》获得了极高的评价。

<<双重生命，第二次机会>>

书籍目录

致谢前言序第一章 个人背景，学生短片、纪录片第二章 早期剧情片《行人地下铁》《履历》《人员》《生命的烙印》《宁静》《影迷》《短暂的工作日》第三章 机遇和死亡《机遇之歌》和《无休无止》第四章《十诫》——关于死亡的十部短片第五章《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》第六章《三色：蓝》第七章《三色：白》第八章《三色：红》结语注释关于作者

<<双重生命，第二次机会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个人背景，学生短片，纪录片1996年3月13日，克日什托夫·基耶斯洛夫斯基溘然辞世，终年54岁。

消息传来，令了解他及其电影作品的人们感到无比的震惊与伤痛，伴随着的，还有一种十分基耶斯洛夫斯基式的疑惑。

尽管朋友们多次尝试，想要说服他去国外接受心脏搭桥手术，但最终他仍拒绝了巴黎、纽约以及两家波兰专业心脏手术机构的邀请。

他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波兰人，对自己的医生充满信心。

那天，他自己步行来到华沙医院，自己登记入院、接受手术；他再也没能醒过来。

根据他朋友的说法，那家医院应承担 responsibility，因为他们的医生对进口医疗器材熟悉程度不够。

不少纽约人是在曼哈顿的林肯中心看戏时得知他的死讯的，沃尔特·里德剧院（WalterReadeTheater）正在那儿上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作品《十诫》的话剧版；入席不久，观众便被告知这一噩耗。

惊讶与心痛之余，我们试着理性地面对这一消息：“至少，我们并没有因此而错失一些他本该完成的电影，因为基耶斯洛夫斯基早在《红》之后便已宣布息影。

”随后，我们开始推测事情发生的真实顺序——这和我们看他电影时所做的一样。

当初，他决定告别影坛，是否因为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抑或他觉得该说的都已说完，因而心生厌世之情？

他最终死在了波兰的医院里，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命运？

抑或，自由意志在他这出人生戏剧中扮演的角色才是决定性的？

毕竟，拒绝优质医疗机构邀请的，是他自己。

对于一个早在二十年前便拍摄过纪录片《医院》的人来说——那部影片中的波兰医院缺电能、少设备，医生更是严重缺乏睡眠——无论怎样，华沙都不会是接受外科手术的理想地点。

再次观看他的作品，我们不由被其中透露出的死亡意味深深打动，从《机遇之歌》、《无休无止》一路到《十诫》、《三色》三部曲，我们始终可以见到那种对于死亡的暗示。

波兰出生的女作家伊娃·霍夫曼（EvaHoffman）曾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前一个月见过他。

她回忆说：“他想要活下去，他说心脏病是对他发出的一个警告，一如《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》中的波兰女主角。

”在电视访谈中，我们更仔细地聆听了他看似无心的只言片语。

在克日什托夫·维兹比基（KrzysztofWierzbicki）1995年为丹麦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《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》（I'mSoo）中，基耶斯洛夫斯基承认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，对未来感到恐惧，视其为一个黑洞。

他将自己称作“已退休的电影导演”，不过承认还是在继续写剧本。

“将来某一天，或许，又会有根据我的剧本拍摄的电影出现。

我希望这是我给自己设下的一个套——以某种不寻常的方式，这样我就可以永远待在里面了。

”烟不离嘴的老导演在咳嗽间隙如此说道。

1994年，他接受某家法国电视台采访，当被问及一个53岁的男人能否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彻底无所事事时，他回答道：“接下来的三十年？

我可不希望自己非得活那么久。

”这种黑色幽默的态度十分符合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一贯个性，长生不老也从来都不是他们家的传统：他父亲47岁时因肺结核去世，母亲也在67岁时殒命于车祸。

他个性中有着尽量避免多愁善感与骄傲自负的一面，对于人性之愚蠢，他宁可选择冷眼旁观。

作为艺术家，他是谦逊的，相信即使自己不再拍摄新片，地球也会照样转动。

“我害怕重复自己。

”他对维兹比基说。

我第一次遇见基耶斯洛夫斯基是在1980年的纽约电影节上，《影迷》在那儿放映。

之前，我经常为法国导演担任翻译，但那是我第一次给一位波兰导演服务。

<<双重生命，第二次机会>>

不过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，于是，之后的十几年里，我在多个电影节上做他的翻译，从戛纳电影节到特柳赖德独立电影节。

睿智过人的他个性毫不张扬，喜怒之时从不拔高嗓门。

不过，熟悉之后，从他那羞怯、自命为悲观主义的个性中，又显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热情与大度。

那还是在1980年代结束之前，他一直让我称他为“伍耶克”（Wujek，波兰语中的“叔叔”），而他则热情地叫我“玛拉”（Mala，波兰语中“小家伙”的意思）。

我俩成为好友，他甚至成功说服我母亲回到波兰，那是她在二战结束后的首次归国。

“这是你欠你女儿的。

”1988年参加纽约电影节时，他对我母亲说，“我会在华沙国际机场接你们，然后开车带你们去克拉科夫，你可以带着她看看你自个儿的故土。

”七个月后的某个夜晚，言出必行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果真花了五小时开车带着我们，从华沙机场一路来到克拉科夫。

在那里，大屠杀曾令我母亲失去家人、财产和身份；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坚持，她不可能和我一起完成这次非凡的归乡之旅。

也是这次波兰之旅，令我有机会结识了不少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，尤其是他妻子玛丽西亚和女儿玛尔塔。

我还结识了他的御用作曲家，胖胖的兹比格涅夫·普赖斯纳，他那粗狂的个性与他笔下细腻旋律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我还有幸实地观察了摄影师斯瓦沃米尔·伊齐亚克（Slawomir Idziaek）的工作状态，他当时正在华沙城堡中拍摄克日什托夫·扎努西（Krzysztof Zanussi）的《拿破仑》（Napoleon）。

这次旅行期间，基耶斯洛夫斯基还带着我和我母亲去了一个小放映室，我俩也因此有幸成为最早看到《爱情短片》的那批观众。

我当初写过一本有关弗朗索瓦·特吕弗（Francois Truffaut）的电影书，之后还为他当过翻译。

或许因为这种经历，我总觉得在特吕弗和基耶斯洛夫斯基之间有着那么一种相似，尤其是当我得知基耶斯洛夫斯基看过一百遍《公民凯恩》（Citizen Kane）之后——这打破了特吕弗的纪录。

他俩小时候看电影的经历都不太平凡：特吕弗成天逃学看电影，基耶斯洛夫斯基则因为穷得买不起票而只能爬上戏院屋顶，从通风口偷偷看那半块银幕。

两人都是性格腼腆的自学成才者，爱看书，都编剧、执导了那种需要反复观摩方能体会个中内涵的文艺电影（literate films）。

他们为热爱思考的观众拍摄有关人性弱点的严肃作品，而且经常在接受采访时提及各自对观众理解水平的信心。

两人都反权威，在服兵役的问题上有过故事（基耶斯洛夫斯基靠着欺骗手段逃过了兵役）。

特吕弗以爱写信而著称，死后大量信件被公之于世；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曾说过，遇到人生重要之事时，他都会以写信方式与女儿玛尔塔沟通。

两人都对女儿一往情深，也都拍过与女性相关的电影，这些作品中的男性往往会笨拙地拜倒在那些女性角色膝下。

两人都可以说是英年早逝，特吕弗52岁，基耶斯洛夫斯基54岁；最后一部影片都由让-路易·特兰蒂尼昂（Jean Louis Trintignant）担任主演，这两个角色也可以被视作他们各自的替身。

在《情杀案中案》（Confidentially Yours）中，他扮演一名内向的杀人嫌疑犯，爱上了范妮·阿尔当（Fanny Ardant）饰演的角色，而生活中的范妮正是特吕弗的亲密伴侣。

另一边，特兰蒂尼昂在《红》中饰演幻想破灭、个性顽固的退休法官，沉迷于对邻居进行监听，直至伊莲娜·雅各布饰演的女孩给他带来人性的关怀。

当年，法国杂志《电视博览》为《三色》上映专门筹备特刊《基耶斯洛夫斯基之激情》，特兰蒂尼昂在接受他们采访时提醒读者要特别注意导演的节奏：“他一直让我快点再快点……就像特吕弗喜欢让演员把台词念快点一样。

”他们的最后几部影片都拍得很快，至少一年一部，这多少会让人感到疑惑：两人是否都已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因而才加快进度；抑或正是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才导致他们的早逝？

<<双重生命，第二次机会>>

1993年，我在巴黎见到基耶斯洛夫斯基时他已显得形容枯槁。

我们坐在“圆顶”咖啡馆，他点了自己钟爱的鞑靼牛排，然后告诉我，他正在一面剪辑《蓝》，一面拍摄《白》，同时还在修改《红》的剧本。

我母亲警告他说：“你这是在自杀。

”一个疲倦的耸肩，轻轻地一挥雪茄，这就是他的全部回答。

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年6月27日出生于华沙，从小就过着漂泊的生活。

他那当土木工程师的父亲患有肺结核，常年奔波于波兰各地接受治疗，于是全家人——包括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妹妹和他那当文员的母亲——也只好跟着到处跑。

他曾对记者琼·杜邦说过：“我们全家人都生病，小时候我得过肺炎。

父亲得肺结核，为给他治病我们四处求医。

14岁时我已搬过四十次家，总是坐着卡车或火车到处旅行，这很有助于激发儿童的好奇心。

”（或许正是因为当年的四处颠簸，晚年时，基耶斯洛夫斯基说过，他只想在自己位于莫索芮恩湖地区科切克的乡间别墅里安静度日，抽抽烟，看看书。

）他曾进过一所专门培养消防员的学校，但他那反叛的个性只让他在那儿待了三个月，幸好如此，否则影坛很可能会少了一位伟大的导演。

因为家里穷，他当时必须找一所既有奖学金又提供食宿的学校。

“机缘巧合，我的一个亲戚在华沙管理一所培养剧场技师的专科学校。

”1994年参加纽约电影节时，基耶斯洛夫斯基在《红》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过这段经历；还有接受法国电视七台采访时也提到过。

“要是当初这位远房叔叔掌管的是家银行的话，可能我现在就是个银行家了。

”他又打趣道。

<<双重生命，第二次机会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<<双重生命，第二次机会>>

编辑推荐

《双重生命,第二次机会: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基耶斯洛夫斯基为一位电影诗人，一位集编剧与导演于一身的波兰电影人，他丰富的视听语汇表现出对人类易错性和超越性的深入看法。
他的电影作品——尤其是《十诫》——值得我们仔细分析，特别是分析其美学中蕴藏的伦理观。

<<双重生命，第二次机会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